
保存科迪勒拉的文化和历史 记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及碧瑶市科迪勒拉和 北吕宋历史档案馆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Paper: Preserving Cordillera culture and history through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Baguio Cordillera Studies Collection Library and UP Baguio Cordillera/Northern Luzon Historical Archives*

译者姓名: 张安琪 (Zhang Anqi), 杭州图书馆文献借阅中心, 杭州, 中国

Cristina B. Villanueva

Cordillera Studies Collection Library and Cordillera/Northern Luzon Historical Archive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Baguio



This is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Preserving Cordillera culture and history through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Baguio Cordillera Studies Collection Library and UP Baguio Cordillera/Northern Luzon Historical Archives*” Copyright © 2013 by **Zhang Anqi**. This work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3.0 Unported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摘要: 本文简单说明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及他们的收藏情况,介绍了工作人员在长期确保资料使地区文化源远流长方面做出的努力。

碧瑶大学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是碧瑶大学的两个独立机构,承担收集六省一市信息的任务。图书馆收集图书、期刊、会议论文、报纸和视听材料,传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风格独特的文化遗产和习俗传统。图书馆致力收集有关科迪勒拉的各种形式资料,档案馆则努力获取有助学者研究的历史文献,包括 Robert B. Fox, Sr.、Laurence Lee Wilson、Howard T. Fry、Armando J. Malay、Augustus U. Saboy 和 Otto Johns Scheerer 的收藏资料。图书馆和档案馆携手合作,收集现场记录、书信、图纸、地图和其他原始材料。面对文献老化的问题,碧瑶历史档案馆实施数字化项目来保护档案馆资料,馆内资料是无价之宝,如果不加以妥善保管,这些资料将消失殆尽。

关键词: 文献遗产, 保存, 档案

保存科迪勒拉的文化 and 历史

记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及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

Cristina B. Villanueva (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及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

摘要: 本文简单说明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及他们的收藏情况,介绍了工作人员在长期确保资料使地区文化源远流长方面做出的努力。

碧瑶大学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是碧瑶大学的两个独立机构,承担收集六省一市信息的任务。图书馆收集图书、期刊、会议论文、报纸和视听材料,传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风格独特的文化遗产和习俗传统。图书馆致力收集有关科迪勒拉的各种形式资料,档案馆则努力获取有助学者研究的历史文献,包括 Robert B. Fox, Sr.、Laurence Lee Wilson、Howard T. Fry、Armando J. Malay、Augustus U. Saboy 和 Otto Johns Scheerer 的收藏资料。图书馆和档案馆携手合作,收集现场记录、书信、图纸、地图和其他原始材料。面对文献老化的问题,碧瑶历史档案馆实施数字化项目来保护档案馆资料,馆内资料是无价之宝,如果不加以妥善保管,这些资料将消失殆尽。

关键词: 文献遗产, 保存, 档案

I. 科迪勒拉



科迪勒拉位于菲律宾北吕宋岛,包括阿布拉省、阿巴尧省、本格特省、依富高省、卡林巴省、山区省和碧瑶市,人口较为集中,仅次于棉兰老岛。因地理特征科迪勒拉以“山脉”命名,这是从西班牙语“山地”衍生而来。由于地形崎岖不平和当地人民坚决抵抗,18世纪时科迪勒拉未被西班牙殖民者轻易征服 (Scott, 1977年)。科迪勒拉坚决抵制西班牙殖民政府的统治,因此被贴上野蛮、不文明和异教的标签,也就是不屈服西班牙殖民统治所以没有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 (图1: 菲律宾地图)。19世纪后期,美国占领了菲律宾,戏剧性地给科迪勒拉文化景观带来变化。不同于西班牙统治者挖掘黄金和强征赋税的做法,美国人和当地居民结为朋友从而赢得信任。那期间,菲律宾文化广泛得到推广和记录。Dean C. Worcester、David P. Barrows 和 Faye Cooper Cole 等美国著名人士用照片和文字的方式记录了当地的习俗传统。Francis Lambrecht、Maurice Vanoverbergh、Francisco Billiet 等比利时传教士不仅向当地人传教并且还研究和记录当地文化。外国人对当地风土人情十分着迷,因此记录了科迪勒拉人的生活方式,早期的记录描述菲律宾人的裸胸、猎头、纹身和吃狗肉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证实西班牙人对该地区“落后”认识的事实。

美国殖民入侵从根本上慢慢地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西方教育和宗教是影响当地社会和文化的两个主要因素。

II. 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

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成立于1961年，作为菲律宾大学利曼校区的学位授予学院。最初它是艺术科学院，1999年独立，2002年成为菲律宾大学学会的第七所会员学校。碧瑶校区坐落马尼拉北部，由艺术传媒学院、社会科学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组成，坚持成就卓越、学术自由和民族主义的校训（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1994年），致力开发顶尖课程和推广研究项目，在研究科迪勒拉民族、区域性社区、政策规划、自然资源管理、本土数学和生物学知识体系等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2009年）。

目前，碧瑶校区致力成为一个拥有雄厚科研生产力的学术机构，鼓励教师和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工作的推广，为此学校推出了一系列提案、项目和计划，吸引教师和工作人员投入到研究工作中。碧瑶校区着手研究科迪勒拉和保护北吕宋文化艺术遗产，在努力保持并扩大其领军作用的同时，有所区别地保存科迪勒拉和北吕宋的资料（Rovillos，2012年）。为实现上述目标，学校建立了博物馆、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推广原住民的文化研究项目。

III. 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

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的成立可以追溯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内二个不同组织架构的图书馆，它们分别是中心图书馆菲律宾部科迪勒拉分馆和科迪勒拉研究中心图书馆，共同推动了碧瑶学区社会科学学院的研究工作。通过获取民族、人种、交流、语言、文献、土地和科迪勒拉高山分布等其他相关领域信息的方式，二个图书馆的功能加倍增长，馆藏量得到扩展（图2：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



1990年科迪勒拉研究中心图书馆计划并入碧瑶中心图书馆，遗憾的是该计划并未被推行。2002年该计划重提，科迪勒拉研究中心图书馆希望解决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保证图书馆基本开放和继续收藏资料并向大众开放使用。经过重新研究讨论该计划，终于在2003年12月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完全并入了碧瑶中心图书馆。

合二为一的新馆称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拥有更多的印刷及非印刷资料，收集有关科迪勒拉的各种形式资料，为学生、教师、工作人员及非研究者提供最好最详尽的资料。

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坐落于碧瑶中心图书馆的副楼右翼2层。图书馆征集并收购科迪勒拉资料，保障碧瑶学校不断发展科迪勒拉方面的研究工作。到目前为止，图书馆已经拥有关于阿布拉省、阿巴尧省、本格特省、依富高省、卡林巴省、山区省和碧瑶市的大量印刷和非印刷资料。

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馆藏的1880册834个主题的图书展示了科迪勒拉原住民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除了书籍以外，图书馆还馆藏讲述科迪勒拉传奇历史、独特文化和传统习俗的752份专题资料，包括单行本系列、会议论文、复印期刊文章和书籍章节。图书馆从报纸上剪辑反映科迪勒拉当下和周边地区的新闻，收集报刊、杂志和诸如土地利用图、坡度图、侵蚀地图等资料，还收集大量记录科迪勒拉文化遗产的缩微胶卷、录音录像以及音频视频。

IV. 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

2008年菲律宾大学庆祝建校百年，为纪念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菲律宾大学碧瑶分校纪念委员会提出了建立档案馆的建议，其宗旨是“通过建立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使大众了解科迪勒拉文化”。历史档案馆建于2007年8月22日，首先在碧瑶校区内复制、编

目和保存历史档案资料。档案馆的业务目标是，加强在碧瑶学校和科迪勒拉地区的历史研究；巩固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档案馆的密切联系；收集资料并加以编目。

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是科迪勒拉和北吕宋的第一家地区档案馆，馆藏以学者需要的历史文献为主，如任务报告、政府记录、回忆录、信件、个人文件。档案馆与其他机构紧密合作，接受社会科学学院历史哲学系的指导建议以改进工作，确立收藏原则以收集原始资料和加强在科迪勒拉地区以及原住民方面的学术研究。

为促进档案馆发展，社会科学学院历史教师和院长Dr.Raymundo D. Rovillos草拟了“关于发展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科迪勒拉和北吕宋历史档案馆的计划”，陈述了档案馆的组织结构以及未来几年的发展道路，强调档案馆的愿景、使命、目标和意义以及预算要求、收集维护和随后几年优先收集的种类。该计划于2011年12月批准通过。



碧瑶校区致力成为科迪勒拉研究发展的学术机构，档案馆被看作是实现这一愿景的资源保障之一。档案馆除了要成为当地文化信息的来源以外，更要搜集有关科迪勒拉尽可能丰富的资料(图3: 科迪勒拉北吕宋历史档案馆)。

V.档案馆收集工作

目前，历史档案收集了Robert B. Fox, Sr.、Laurence Lee Wilson、Howard T. Fry、Armando J. Malay、Augustus U. Saboy 和 Otto Johns Scheerer的藏品。档案馆资料主要是Abra' s Protocolo、 Varias Provincias、 Ereccion de Pueblo、菲律宾委员会报告和Dean Worcester、W. Cameron Forbes、John Taylor的著作。菲律宾卡林阿省纹身、Suyoc人（1904年在美国密苏里路易斯博览会上展出）以及自1900年至1940年碧瑶地区的照片组成了档案馆的照片资料。马科斯政权期间反对Chico大坝建设项目的卡林阿省人Macli-ing Dulag的居所大门也在收集之列，这个由Iwanit制作的大门见证了1980年4月24日夜晚Macli-ing Dulag被残忍杀害的一幕。最近档案馆收集了Delia D. Albert大使捐赠的一块绘有20*23公分古代世界地图的玻璃。

下文仅讨论Fox、Wilson、Fry、 Malay、Saboy和Scheerer的藏品。

A. Laurence L. Wilson 的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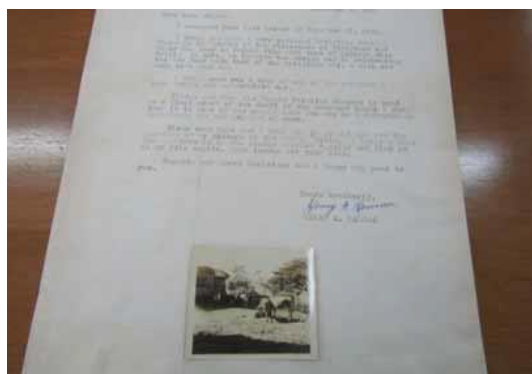
Laurence Wilson是矿业勘探者、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父亲是苏格兰爱尔兰混血，母亲是法国胡格诺人。1904年他毕业于圣何塞中学，后取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主修的矿业及人类学的理学学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更多地以民俗学者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他记录了科迪勒拉的口述传说，起初发表在一个名为Baguio Midland Courier的当地周刊上，随后又出版成书。Wilson出版的书籍有《山区采矿传说》(1932年)、《山区生活传说》(1947年)、《菲律宾天空》(1953年)和《科迪勒拉故事》(1958年)。

Laurence Wilson的收藏包括162张有关科迪勒拉的黑白照片。自80年代以来，这些照片一直被保存在科迪勒拉研究中心图书馆。根据照片目录制作者Analyn Salvador-Amores 教授所说，科迪勒拉研究中心图书馆究竟何时获取这些照片，并没有准确的记录。1982年某天，William Henry Scott向中心捐献了一些照片和历史地图，据说这些黑白照片是Wilson的收藏。很不幸的是，1993年这些历史地图被台风戈林损毁，当时科迪勒拉研究中心图书馆被台风暴雨淹没，中心图书馆阅览区的大量馆藏遭到破坏。

图4反映了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前科迪勒拉人的普通生活：身着土著人服饰，皮肤纹身，从事农耕、采矿、编织以及淘金、庆典及安葬等活动。20世纪前后拍摄的许多照片反映碧瑶及周边地区，还记录了山区省的管理人物，他们为山区省的早期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底片和照片同时保留下来，仔细查看底片便可以发现身着土著衣服、手持长矛盾牌的科迪勒拉人，他们的周围是稻神、头骨和稻田（图4：Laurence L. Wilson收藏的照片）。



（图5：Laurence L. Wilson收藏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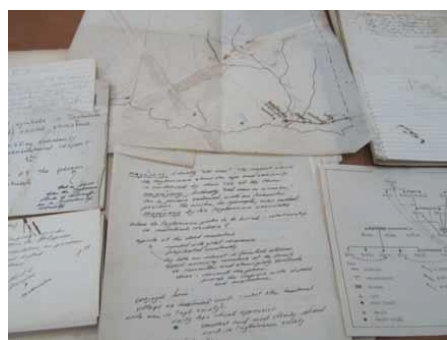


收藏中还有来自Henry Otley Beyer的信件，信件主要讨论卡加延省土格加劳市剑齿象的牙齿、骨头碎片以及发现的陨石。除此之外，还有前卡加延总统Henry A. Kamora的信件，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领地被国家电力公司吞没的担忧。据猜测，Laurence L. Wilson为碧瑶米德兰快递公司写的田野笔记和打字稿是他最后的收藏品

在Analyn Salvador-Amores 教授有关Laurence L. Wilson收藏照片的报告中，她说这些照片是在图书馆一堆资料中被人发现，照片虽然被合订在一起但标签却贴错了，有些照片和信件连同废纸一起装订，照片背面的说明看不到或难以辨识。这些照片的损毁程度各不相同，急需要妥善保存（图6： Henry Otley Beyer致Laurence L. Wilson的信件）。

B. Robert B. Fox, Sr.的藏品

档案馆最大的收藏来自美国人类学家Robert B. Fox, Sr. 博士，他为菲律宾人类学做出过不朽的贡献。他记录了对巴拉望Tagbanuwa部族、Zambales皮纳图博火山、塔博海峡洞穴、Calatagan半岛等的研究。他的藏品大概有20.2英尺厚，包括田野笔记、700余张照片、书信、石扁斧插图、出版著作、本科及研究生论文、剪报、地图、财务记录和他论文草稿、会议论文、办公备忘录、手稿和有关菲律宾原住民的录影带。他的藏品包括有关菲律宾原住民的资料，手稿已经发黄，有一些已经变脆。在大量的现场笔记和手稿中，手写墨迹为资料保护带来了新的难题（图7： Robert B. Fox, Sr.有关Tagbanuwa的手稿）。其中56篇手写笔记的状况尤其不佳，它们页面变脆，装订也已散落。



同样的情况亦发生在Robert B. Fox, Sr.的其他手稿中,包括对Tagbanuwa植物药用及愈合的特性、本地及舶来姓名、家族、宗谱、亲属关系、宗教仪式、地名、 Tagbanuwa礼节米



酒作用、写作及词汇数据、宗教仪式手绘图的研究。他的手稿收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用铅笔手工绘制的插图,插图精美证明了他在其中花费了许多心血(图8:密封的Robert B. Fox, Sr.照片藏品)。大量的照片是航拍的,有杳无人迹的巴拉望岛、艾塔内格里托斯、石器罐子、陶器,其中也有科迪勒拉人的个人照和全家福,大部分照片为棕褐色和黑白色,其中一组超大的菲律宾原住民黑白照片是用木框装裱过的,装裱所用的钉子已经生锈并且锈迹扩散到照片上。另外还有巴拉望部分

地区的手绘地图,那些地区是Robert B. Fox, Sr.在 Tagbanuwa的研究对象。因为对研究原住民的兴趣浓厚,他写了有关他们的宗教、法律、物质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文章(图9: Robert B. Fox, Sr. 的超大照片锈迹斑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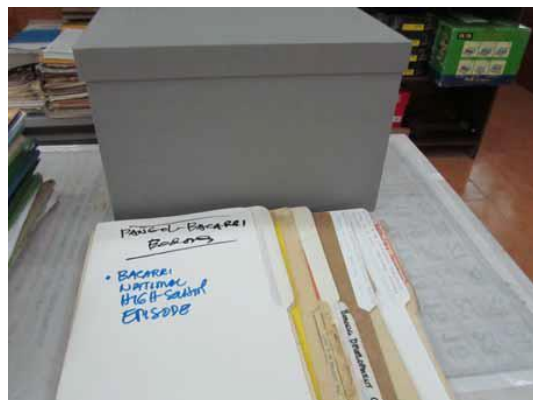
Robert B. Fox, Sr.博士的往来书信同样珍贵无价,信件的时间跨度从50年代前期至1985年他去世。从这些书信中我们能看到他对菲律宾的热爱,他的通信收件人有家人、同事和Henry Otley Beyer、G. H. R von Koenigswald、Daniel Scheans、Laurence Wilson、Harold Conklin、Tom Harrisson、Bill Solheim、Ethel Nurge、Fred Eggan和F. Landa Jocano等同行,他的喜悦、忧伤等各种情绪都在信件中有所反映。

C. Howard T. Fry的藏品

Howard T. Fry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对科迪勒拉兴趣浓重,因此写了一本名为《山区历史》的书,此书被Maria Nela B. Florendo博士誉为“唯一一部二战期间美国殖民政权下的科迪勒拉通史”。2008年,他向档案馆捐赠了所收集的手稿,包括反映菲律宾摆脱美国政权愿望的博士论文、手写笔记、书信影印,这些手稿是在美国研究菲律宾历史时收集的,从美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影印而得,包括David P. Barrows、Dean C. Worcester、William Cameron Forbes、Herbert Hoover、Leonard Wood 和Manuel Quezon总统的资料,后来手稿出版成书。

最近档案馆收藏了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有关菲律宾历史的缩微胶片卡和缩微胶片书,其中大量题目是西班牙语,另外还有Manuel L. Quezon papers、Henry L. Stimson的手稿和有关美国殖民时期菲律宾政府的大量影印文章和报道。

D. Augustus U. Saboy的藏品



Augustus U. Saboy的儿子是一名艺术传媒学院的教师。2010年,他将父亲的资料捐赠给碧瑶历史档案馆。Augustus U. Saboy Papers出生于卡林阿省Tinguian,作为记者供职于碧瑶米德兰快报、菲律宾新闻机构、菲律宾通讯社、碧瑶日报、高原哨兵等多家媒体,也是卡林巴省的前任领导,他的大部分资料都是关于建立科迪勒拉行政区和自治区方面的。更为有趣的是关于“不动”和“自动”方面的资料,他们是解决Kalinga-Apayao部落之间政治争端的政

治途径,后来这些部落划分成两个省。

在不同的文章中, Augustus U. Saboy记录了采用原住民传统方式解决纷争的实际案例。

他收集汇编了有关卡林巴省重要事务和政治事件的剪报，照片和底片也是他的藏品（图10: Augustus U. Saboy的手稿收藏）。

E. Armando J. Malay的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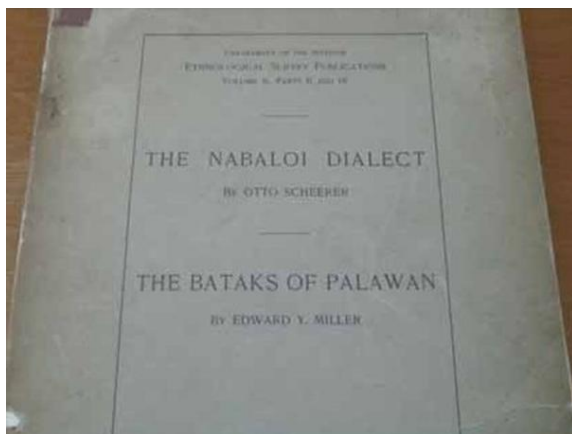
Armando J. Malay教授，菲律宾新闻界和激进主义的代表，1914年3月31日生于马尼拉Tondo，曾为媒介从业者导师，他从Manuel L. Quezon总统执政起开始记者的职业生涯，Corazon C. Aquino总统执政时他不再从事记者工作。Malay毕业于菲律宾大学并在此任教，同时任教远东大学。他出版的作品有《民风》（1955年）、《动物世界》（1959年）、《菲律宾地图集》（1959年）、《里卡特传》（1963年）、《被占领的菲律宾》（1967年）和《高中记》（1968年）。



1994年9月，Armando J. Malay教授将其收集的关于菲律宾人类学、民族史、民俗学和反映原住民文化的笔记、照片、手稿、剪报、学生作业及书籍捐赠给碧瑶中心图书馆，其中书籍在中心图书馆菲律宾专区上架，而笔记、照片、手稿、剪报和学生作业则存档保留（图11：Armando J. Malay照片集）。Armando J. Malay教授的收集包括人种学资料，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在他奎松城的家中说起将毕生收集捐给碧瑶图书馆的原因。他说，当他看到碧瑶中心图书馆关于人种学研究

目录时，深信他的书籍和手稿会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归宿。Armando J. Malay教授的藏品同样需要保护，因为大部分已经发黄变脆。

F. Otto Johns Scheerer的藏品



Otto Johns Scheerer是德国人，于1893年来到碧瑶，他在寻找疗养之地时邂逅了这个地方（Carino, 2008年）。他对Ibaloi方言产生兴趣并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语言，此后他发表了关于碧瑶和当地方言的文章。他出版的作品有《Nabaloi方言》（1905年）、《碧瑶的过去》（1931年），他也为碧瑶米德兰快报投稿。1911年他被任命为菲律宾利曼大学的德语导师，1929年以教授身份退休（图12：Otto Johns Scheerer公开发表的作品）。

Richard G. Scheerer是美国医学博士，Otto Johns Scheerer的孙子。他于2008年捐出了一份资料汇编，这些资料或来自他家庭收藏或从其他材料中精选出来。在汇编的前言中，他写道“藏品虽然不完整，但我们希望更多地被人了解，它既能使人们了解科迪勒拉过去，也能为科迪勒拉以史为鉴指引未来”（Scheerer, 2008年）。

2012年Richard G. Scheere博士访问了历史档案馆，展示了祖父出版物的数字化复制品。为了完整收藏Otto Johns Scheerer的藏品，历史档案馆从菲律宾大学利曼校区影印了他的作品，这使人们可以在档案馆找到Scheerer的一些资料。

VI. 保护档案馆的藏品

A. 供应与设施

为子孙后代保护档案馆资料是一个重要问题。考虑到Wilson、Fox 和 Malay藏品的状况与年代，必须采取措施降低纸张的老化速度。2007年档案馆建立时就面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没有预算，无法购买必要的用品与设施，另一个问题则是作为临时场所的档案馆在地下室，这是保存档案最不利的选址，尤其是对那些发脆的资料来说。事实上，在2007年开馆不久，由于潮湿与低温不少刊物的封面就已经发霉。为了避免霉点扩散到其他资料上，刊物被马上转移到中心图书馆，接踵而至的则是中心图书馆附近的道路交通带来了新问题：全天交通繁忙，大量汽车尾气、汽车扬起的灰尘和其他污染对资料内外产生了不良影响。

人力资源方面也是有问题。作为一个图书馆员的我，没有接受过档案管理方面的正式教育或培训，更不用说是档案保护了。如果偶尔能参加延伸阅读和档案研讨培训的活动，我也能获得档案管理方面的知识。

我开始一页一页清理文件，去除固定资料的金属物件，如回形针等，开始了解到文件的原始顺序和出处对于整理的重要性。由于缺少工具，修补资料的工作被迫推迟。后来，我们采购了刷子、手套、防尘口罩、甲基、无酸纸、PH测试笔、无酸文件夹和修补带等，用聚酯薄膜塑料保护照片和变脆书籍，为了保证湿度合适，也采购了除湿机。从菲律宾气象局收集和利用碧瑶湿度的历史数据，碧瑶市相对湿度最高记录为70%-80%，远高于档案保存标准的50%±5%（图13：用于档案保护的工具有）。



2011年，档案馆得到社会科学院的慷慨支持，获取了更多必要的用品和设备，如用于放置地图和超大资料的柜子、钢制文件柜、温湿计、空气过滤器、无酸储物盒、无酸双面胶带、聚酯薄膜塑料。

2011年档案馆发展规划通过批准，如今已被列入年度预算。规划除了强调档案馆的愿景、使命、目标和意义外，还阐明其组织结构、预算要求、收集维护、开发和随后几年的收购意向。

B. 档案数字化

数字化是保护档案延长档案寿命的重要途径，意在挽救濒危档案使大众有机会接触数字版资料，这既保护了原始档案也保护了档案中包含的信息。

数字化解决了因为纸张酸化导致档案易碎的问题。大部分有关Fox、Wilson和 Malay的档案都超过五十年，它们发黄易碎的情况并不乐观，把它们放在无酸盒里虽然符合贮存标准，但只能延缓老化并不能阻挡档案老化。

数字化的目的是：

为子孙后代保留原住民信息、历史常识和地域文化。

为大学以及其他兄弟单位的资料进行数字化保护工作。

让研究者真正有机会接触照片、书信、笔记等资料。

防止纸张老化造成数据和信息丢失。

为数字化资料上传网络提供准备，让更多对碧瑶地区感兴趣但无法亲临碧瑶的人有资料可查。

以现代化管理为目标，为学术界提供高效的服务。

避免重要资料在遭遇火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或盗窃时不会损毁或丢失。

上述目的中的第一项就是让研究者广泛利用数字化的档案资料，数字化为档案保存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之前档案材料是被清理后放进无酸盒里，而数字化将延长资料的寿命。

数字化将大幅提升档案资料的利用率，研究人员只要轻轻按动电脑键盘就能看到资料，

使研究工作变得简捷便利，以后档案馆将编制档案索引并上传碧瑶网站。

VII. 结论

图书馆和档案馆承担收集资料并让研究者利用资料的基本功能，图书馆收集已出版或最近的材料，档案馆则侧重收集具有权威性和历史价值、与众不同而又未发表的资料。

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档案馆致力于收集与保护资料，促进保护科迪勒拉地区的文化和历史遗产。图书馆试图收集所有出版过的关于科迪勒拉地区的资料，档案馆则努力获取个人乐于分享经历和回忆的资料，以填补科迪勒拉地区在被西班牙和美国殖民前有关风俗、传统和历史方面的空白。图书馆和档案馆收集资料的形式或许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让更多的人长久利用资料并且借助资料回顾历史。

由大学建立和管理档案馆是值得赞誉也是非常必要的，首先需要额外的工作人员来处理编目、编制索引、防护和数字化方面的工作。就地下室不适合保存资料这一问题，我们将尽快另寻档案馆的新址。我们看到，档案馆已经和其他机构及私人档案馆结成合作关系，使以实现档案馆的愿景。其他机构和私人档案馆中存有数量可观的优秀藏品，遗憾的是藏品没有很好地得到保护同时档案馆的社会知晓度不高，即便如此其他机构和私人档案馆也不愿意放弃收藏，所以大学可以借助研讨会和培训形式传播知识，帮助他们管理和保护藏品。需要强调的是，档案馆的营销运作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市场规划和项目目标吸引大众到档案馆查看资料，同时激励潜在捐赠者利用档案馆保存资料。

我们建立了菲律宾大学碧瑶校区科迪勒拉研究图书馆、碧瑶市科迪勒拉和北吕宋档案馆，提高了大众全面了解科迪勒拉的意识。我们将继续寻求提升业务水平的途径，不会急于求成，我们每一次的努力都对促进了解科迪勒拉研究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